◇两代风景

盐厂的孩子

[上海]崔立

下午,父亲回来时,伴随的是他连续的咳嗽声。

父亲昨晚去和十几年没见的老伙计们一起喝酒了。喝酒是一方面,主要还是为解决儿子黎兵工作的问题。父亲的那些老伙计里,有几个离开盐厂后,都到了重要岗位上。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盐厂工人,从没为自己的事情求过人,这次为了儿子,只能放下了他一辈子的“倔强”。

黎兵探寻的眼神,瞄到了父亲的脸上。

父亲没说话,只是从包里掏出了一包盐,扔在了客厅的桌上,发出“嘭”的一声。然后,父亲走去卧室,很快又传出了他更为响亮的咳嗽声。

黎兵敲门说,“爸,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”父亲摇手说,不用不用。父亲坐下后,挺郑重其事地说,还记得我和你妈在盐厂的事吗?黎兵点点头,他当然记得,父亲年轻时在盐厂做工人。在那里,父亲认识了母亲,后来两个人结婚,又生下黎兵。在盐厂的生活是他们最美好,也最纯粹的时光。每次说到这里,父亲总是兴致高昂,又眉飞色舞。

遗憾的是,多年前母亲因为一场大病离开了他们。父亲一下像老了十几岁。盐厂旧闻,他再没讲过。

这天有点意外,父亲将盐厂往事,又讲了一遍,其间因为咳嗽而不断地中断。父亲的思路已经乱了,不知道是还没酒醒,还是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?好几次,黎兵想起身离开,又看父亲一副兴致高昂的表情,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这天后,一切又像恢复到从前,但黎兵总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细节没有关注到。

黎兵又面试了几家公司。其中有一家是做食品销售的,只要黎兵愿意,他随时可以上班。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岗位,黎兵犹豫了几天,选择了放弃。黎兵还是想坐办公室。这一年多,这样的工作机会已经放弃好几个了。

黎兵拒绝应聘单位的第二天下午,突然接到父亲的下棋“搭子”余叔打来的电话,父亲退休后,每天和余叔他们在一起下棋。余叔急吼吼地喊,“小兵,赶紧上医院,你爸晕倒了,还吐了血……”晴天霹雳,黎兵赶紧冲向医院。医院的报告显示,父亲早已重疾在身,生命在倒计时了,只不过一直瞒着黎兵。

整理父亲的遗物时,黎兵翻到了几本笔记本。自母亲过世后,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默,却有了写日记的习惯。

翻着日记,父亲的讲述跳入眼帘:

今天我参加了老伙计们的聚会,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浓厚感情,大郭还在位子上,他比我小十几岁,以前我手把手地带他,他叫我师傅,他好像知道我儿子赋闲在家的事情,说有什么困难吗?他一定全力帮忙。还有老金和大魏,都比我小十几岁,都说,黎师傅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?千万别客气。我想说,却还是说不出口。

都是肝胆相照的老兄弟,我不好为难他们。大家都说,这辈子最快活的是在盐厂做工人,那个时候,有的是力气,有的是朋友,有的是快活,都说哪怕后来出去了,有了点成绩,有了点职务,还是最怀念盐厂的工作和生活啊……

后来大郭拿出了一大盒盐,每人分一包。谁都想不到,我们这些老头子还能有机会抱在一起,眼眶都红了……

黎兵看出了一脸的眼泪。

两个月后,黎兵应聘去了盐厂上班,做最基础的操作间工人,是他主动要求的。这是黎兵的父母亲,在盐厂的第一个岗位。

黎兵应聘的第一句话就是:我是盐厂的孩子。

繁星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舌尖上的秋野

[福建]周国利

在闽南沿海16年,每逢金秋,我就特别想念中原深秋一望无际的青纱帐,以及年少时在田野里撒欢的记忆。

我出生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国营农场,那时候,水源充沛,每块田地两边的溪流常年流水不断、清澈见底。半大孩子们的任务是剥玉米、捡高粱、拾黄豆。干到半晌,肚子饿了,几个人便挽起裤腿,找水草浓密的一段河跳下去,两头泥土一堵,迅速将当中的水泼出去一部分,然后浑水摸鱼,捉住鱼往岸上扔。抓到的鱼和泥鳅不用剥洗,用桑叶或苇叶一裹,黄泥巴一包,点起一堆火,直接扔里面。待泥巴烤干,扒拉出来敲开,撕开桑叶,泥鳅、野鱼的皮都沾在叶子上,露出白嫩的肉,即可大快朵颐。也可以将鲫鱼、黄鳝、泥鳅、螃蟹剥洗干净,用柳树枝穿起来,插在火堆边烧烤,焦香扑鼻。

还有一种只有秋季才有,滋味更加妙不可言的就是捕捉玉米芯虫。现在的玉米芯里,很少见到这种像半大蝉虫一样的虫子,可能跟使用农药有关。在我小时候,白天收获的玉米穗全部堆在打谷场上晾晒,晚上要拢成一座小山似的玉米堆,且用一块很大的帆布盖住,防雨防潮。早上太阳出来时,再掀开帆布。这时候,一大群孩子会有备而来,一手拿一把小扫帚,一手拿一个簸箕,等帆布一掀开就冲上去,帆布的反面,已经爬满了白白胖胖的玉米芯虫。扫满一小盆端回家,舍不得用油炸,只需摊放在煤火灶台上,慢慢烤。不大会儿,玉米芯虫变得焦黄,那种无骨无渣、焦脆细嫩,带着鲜玉米清甜的特殊美味,是我们印象中的顶级零食。

田野里还可以找到数不清的野菜野果。茅草芽、甜草根、洋姜,遇到就拔出、挖来、摘下直接吃,清甜香嫩。野外一些小野塘里总生长着莲蓬,河岸灌木丛里有野生葡萄、酸枣、桑葚,果实累累,酸甜美味,可以任意采摘享用,总能让人一饱口福。

田野里长大的农场孩子,熟悉广阔的田野、果园、竹林,喜欢自由自在地劳动和玩耍,喜欢采摘数不清的野菜野果,捕捉野兔野鸡。不需要大人的教导帮助,孩子们从小就可以自己寻找、制作各种各样的田野之味。

早年的孩童不是被当成宝贝圈养的,而是自由放养在天地间。据我所知,小时候的伙伴,如此锻炼成长后,都变成了能扛事、有主见的“大人”。

